

桑榆晚情

□记者 张广英 /文图

王仁贵：

石不能言最可人



今年75岁的王仁贵是一拖集团奇石协会秘书长，他多才多艺，剪纸、书法样样在行，尤其爱玩石头。为了更好地玩赏石头，他还家里专门辟出一间屋子，做了展架，挑出精美的石头作品摆上去，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奇石展厅”。

玩石自有境界

喜欢玩石头的人很多，王仁贵就是其中之一。他喜欢玩“组合石”，根据每块石头的特点进行设计，组合起来，提炼一个主题。如一组“天天乐和天天愁”，是一胖一瘦两个“人”在一起，形象逼真，非常有趣。“我一看这组石头就很开心，觉得应该快乐生活。”王仁贵说。

有些人玩石头是为了交易，王仁贵却不愿拿自己的石头去换钱。从捡石、组合到起名、配诗，整个过程他都投入，并且自得其乐。

王仁贵是从1996年退休后，才开始认真玩石的。捡石头是个体力活儿，刚退休那几年，他去洛河滩捡石，拿个编织袋，一去就是一天，一直捡到背不动为止。“那会儿，一次常捡好几十斤的石头，装到编织袋里，从河滩背到公交车站。要走三四里远呢，都是庄稼地，累出一身汗。”他说。

家里的石头多了，都在地上堆着，不好看。去年他想，应该做个架子放上去。于是，他不顾年纪大了，一个人跑到关林市场，买回材料自己焊接、刷漆，忙活了两个多月，硬是做出了展架，让石头们有了“安身之地”。



王仁贵用眼神和他的石头“交流”。

藏石不问出处

王仁贵家有一块大石头，是他从老家南阳内乡弄回来的，历史比较久远。那是别人送给他母亲的爷爷的，老人去世后，家里没人爱石头，有一次他回老家看到了，就说：“干脆让我拿走吧。”那是块水晶石，重20多公斤，从南阳内乡辗转回洛阳，一路上换车、走路，他都背在身上，最终让这块石头在洛阳“安了家”。

他收藏的一块“沙漠牡丹”，是2007年3月从内蒙买回来的。“你看，这花的造型是不是特别像牡丹？原来它的名字是‘沙漠玫瑰’，可我想洛阳是牡丹之乡，就叫它‘沙漠牡丹’吧，带到洛阳正合适。”还有一块“五花肉”，是他很喜欢的：“这个有以假乱真的效果，放在架子上，别人还以为真是肉呢。”那是他从广西柳州买回来的。

退休十几年来，王仁贵玩石头的劲头越来越大。在他看来，石不能言最可人。他认为玩石在精不在多，架子上放的都是他眼中的精品，可以陪伴他度过淡泊而充实的人生。

他本多才多艺

王仁贵的家充满文化气息，架上的石头，墙上的书画，床头的剪纸，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不过，王仁贵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只是特别爱学习，常找各种机会提高自己。令他感到自豪的是，2008年，他的两幅书法作品还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搞的书法绘画摄影展中获了奖。

他说：“我是碰到啥就玩啥，比如剪纸，已经坚持了很多年。有些东西对我而言不值得玩，比如打麻将。我不下棋，也不玩扑克，除了玩石头外，有空就是看书看报，坚持写日记。”

沧海一粟

□文兰菲

困难时期的婚礼

1960年，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第二年，为应付灾荒，全国大中专院校全部放假，我和未婚妻也从不同的城市回到了同一个农村。这年腊月，母亲说：“你们也不小了，该‘过好’了。”意思是催我们结婚。其实，当时我20岁，女友才19岁，年纪并不算大。但在农村，这已经是“大龄青年”了。

我们没有到学校所在地去登记结婚，而是由生产大队出具证明，在当时的洛南区办了手续。接下来，就是准备婚礼。

当时农村极端贫穷，不少人家缺粮断炊。在村里，随时可以看到患浮肿病的老人躺在向阳的地方呻吟，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树皮被剥光了，露着白煞煞的树干很难看。物资极其匮乏，一切凭证供应。凭结婚证可买一条香烟，二斤水果糖，我又用在学校节省出来的30斤粮票买了30斤大米，加上家里的红、白萝卜，招待亲友就够了。未婚妻主张一切从简，衣服被褥拆洗一下就行。母亲则坚持被褥必须里、表、棉花三新，因为按迷信说法，被子关系到后辈子孙，马虎不得。于是，我们又借布票和棉花票，扯布，买棉花，忙得一塌糊涂。

收拾新房很简单，墙壁用石灰水刷白，贴上青松、红梅、绿竹、兰草的四扇屏，倒也素雅大方。一床一桌一椅，便是全部家具。

婚礼在腊月二十七举行。当天上午8点，迎亲队伍便出发了。走在前边的是一个唢呐班，中间两个人夹着红毡，我和五堂弟一人推了一辆新自行车跟在后面。我的自行车是迎亲“大马”，五堂弟的自行车则是新娘子的“花轿”。妻子早已准备停当，在家等候。热烈欢快的唢呐声中，一身平日装束的她走了出来，脸上泛着红晕……

婚礼在我家庭院举行。张起一领芦苇席，贴上毛主席像，鲜艳的红对联写的是：“感谢毛主席，不忘共产党”，横批“美满婚姻”。典礼只三项：第一项拜天地，我和妻子向毛主席像和父母各行三鞠躬礼，然后互相一鞠躬；第二项主持人讲话，我的父母笑得合不拢嘴，只说了一句“谢谢乡亲”，便把准备好的水果糖分给大家；第三项礼成，唢呐吹起了“百鸟朝凤”，吹唢呐的师傅在一盒“黄金叶”香烟的鼓舞下，吹得特别卖力。

婚宴是30斤大米蒸的米饭和红、白萝卜菜，共8桌。别小看这简单的饭菜，在那个年代，这可是过年也难得吃上一顿的美味。

如今，50年过去了，我和妻子已步入老年。每当参加年轻人的婚礼，我就会由衷感叹：“半个世纪的变化，真如沧海桑田。”



(资料图片)

闲话茶馆

孝顺就是让老人高兴

□李付春

前段时间，我在花店遇到了老同学张伟，他正在挑选时令花卉。我问：“老兄什么时候有了养花的雅兴？”他说：“我哪有这兴趣。今天准备回老家看望爸妈，我爸喜欢养花，我想送他一盆。”

原来，平时张伟回家，都要大包小包地买许多营养品。知道父亲爱养花，他也会到花店挑选新鲜的花卉品种带回去。回家后，父亲别的东西都不接，只接那盆花。一顿饭的工夫，还要跑出去看四五次。张伟看出，那是他送给父亲的最好礼物。

我的邻居是一对新婚夫妇，去年春节前，男方为买什么礼物给岳父犯了难。买两瓶好酒吧，媳妇说，老爸滴酒不沾；买香烟吧，老爸根本不抽烟。最后他问媳妇：“老爸有什么爱好没有？”这下媳妇想起来，老爸爱好字画和古玩。于是他俩找到一家古玩商店，买了一个明末清初的彩陶罐，以讨老人喜欢。

老人的爱好各不相同，作为年轻人，孝敬老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终的目的，都是让老人高兴。

看望老人时，除了带一些吃穿用品，再买些他们特别喜欢的东西，更能令老人爱不释手，心花怒放。

影像岁月



与老师合影。(中排右二为作者)

我在北大当“工农兵学员”

□李荣欣

1969年，我入伍当兵，由于表现好，加上文化程度高(我是“老三届”，1967年高中毕业)，入伍第二年，就被组织上推荐当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大学。

1970年8月25日，我从成都乘火车到北京报到。29日，我拿到了有“北京大学”字样的校徽和盖有“北京大学”钢印的学生证。“北京大学”4个字是至今还很流行的毛主席草书；校徽和学生证同往届学



在北大校门口留影。(后排中为作者)

生的一样，只是签发单位改成了“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时因为条件限制，学员们很少有人能拍在北大学习时的生活照。我的这些照片，除了同老师的合影和在天安门的留影外，都是同学陈德荣拍的。他从四川到北京上学的时候，从家中带了一架旧相机。当时我的战友小王从江西分校来北大本部开会，陈德荣就给我们拍了这些照片。